

從跳德州兩步舞邁向 信仰

因工作關係一直住在西班牙的德州人Courtney同Brian從舞池譜寫出愛情，更引領他們走到未曾夢想過的地方。

2020年10月5日

一名年輕女子推開大門，充滿自信地步入這所德州酒館。三三兩兩的年輕人在播放着鄉謠音樂的場內飲酒說笑，一對一對的情侶在跳舞。21歲的Courtney為了德州兩步舞每星期兩次

來到這裡，跟朋友打招呼後就進入舞池。酒館的另一端有一名相貌端正的男子向她走去。他們交換眼神後，22歲的Brian邀請她一起跳舞，Courtney微笑應允。

Brian和Courtney拖着手，兩快步，兩慢步地動起來。Brian跳舞算不上十分出色，但對Courtney來說這並不重要，他們搭起話上來。Courtney清楚記得這是2002年的春天，「當你去到酒吧，你不會想我是來尋找終身伴侶」，但這正正發生在她身上。

舞畢，他們相約定期見面。「2003年1月他到佛羅里達州接受軍事訓練，回來後我們便結婚了。」他們已經一起走過16年的歲月，現在有兩個女兒，正等待迎接另一個新生命。

「我在德州南部一個小鎮出生，那裏有一些天主教徒，但我的父母卻信奉浸信會，而我也是在這個信仰內成長」，Courtney在西班牙南部El Puerto de Santa Maria的家一邊執拾

物品，一邊解釋。Brian如常跟每朝早一樣在Rota Naval Base海軍基地工作，而11歲的Carrie和五歲的Joanna就正在聽音樂。

「媽媽教導我說天主教徒會崇拜瑪利亞和聖人，令我覺得他們並非基督徒。後來升上高中，我們搬到德州中部，那裏的天主教徒更少。」她一直信奉新教直至入讀大學，入大學時主修西班牙語，而就在那裏在那個酒館內她遇上了主修工程的天主教徒Brian。

著名的德州兩步舞源於波爾卡舞、華爾茲和吉魯巴舞。Courtney補充說：「在美國，我們經常說我們全都是移民。Brian和家人姓Schonfeld，來自德國，但我們非常美國。」在德州兩步舞中，當大家逆時針在舞池轉動時，帶領者會決定每對拍擋的步伐和動作。

Brian的工作令他們一家經常遷移，由加州、夏威夷、密西西比、關島、佛

羅里達州、到近兩年的西班牙，現在他們又要搬到北卡羅來納州了。

回歸信仰

Courtney承認在大學時期對信仰有一點困惑，亦染上一些壞習慣，覺得即使沒有天主也可以為自己的人生做出所有決定。「我開始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可知論者。Brian是天主教徒，他告訴我他在大學第二年去了一趟法國後，就再沒有事奉天主。」

「我很愛他，所以我決定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我告訴Brian我想開始每個週日去聖堂，他說：『好，但我只會去天主教堂，不是新教的。』

Courtney說因為她的堅持，Brian重新實踐信仰。她會問Brian一些有關天主教的難題，他不懂得怎樣回答。

「所以我們不再只談論信仰，這麼多年來我們一起去聖堂，再也沒有爭論過。」

Courtney的父母一開始已經接納 Brian，對他們來說Brian是一名天主教徒並不重要，他們看到Brian如何善待自己的女兒和他們彼此相愛的事實。「我們在教會獲得寬免後在天主教堂結婚，我的父母也樂意資助我們的婚禮。Brian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們為我們的婚姻感到欣喜，也將Brian視作兒子一樣愛他。」

四處為家

第一次搬家的地點在加州，Courtney在那裏開始為堂區服務。神父知道她是浸信會信徒，有一天在講道時說：「我非常清楚新教徒相信聖經，但他們不相信若望福音第六章：『我是生命之糧』意指基督的身體，而不單只是一個象徵。」她憶起當時的情況：「我呆了。回家之後，我立即翻看新約聖經，然後對自己說：他是對的，但對有關瑪利亞和教宗的事卻不以為然。」

Courtney決定到當地有領聖體禮的循道衛理教會。「我視聖體為基督的身體，但我並不相信神父能夠轉化麵餅。我習慣跟丈夫到天主教堂望彌撒，但當我想領聖體時，我就會去循道衛理教會。我知道這並不是天主教所認可的聖餐，因為在這 任何基督徒都可以領受。」

Schonefeld一家曾經短暫回到德州，Brian開始收聽一個天主教電台頻道。每天回家，他都會告訴Courtney他學習了什麼新事情。「我也開始在互聯網上尋找有關我對信仰一些疑問的答案。我開始上聖經研習班，在哪裏認識了一位相當要好的天主教徒。她不時推薦好書給我，我一邊學習一邊祈禱，終於信服這是信仰的圓滿。要皈依天主教相當困難，因為我知道父母會感到受傷害。他們會認為我覺得自己並沒有被救贖，因而需要去「賺取」救恩。

其中一本令Courtney印象深刻的書是Scott和Kimberly Hahn的《Rome, Sweet Home》。「當我讀到有關她皈依的部份，我想我們真的很相似。我祈禱較她少，但我嘗試忠於我的信仰，例如我將十分一的收入奉獻給教會。她說想將她那份孕育生命的能力給予主，驅使她決定成為天主教徒。這點讓我十分感動，相反地在這方面我卻在拒絕天主。」

結婚前，Courtney告訴Brian她不想要小朋友。Brian說要是這樣他們不可能結婚，最後他們達成協議：他們會要一個小孩。「婚禮後他叫我不要吃避孕丸，我的新教徒心態令我覺得這樣很奇怪，我沒有告訴他亦沒有放在心上。第一個孩子出世後，我打算進行結紮手術。Brian游說我再等一下，就在這個時候我碰上了Hahn的那本書。」

我告訴Brian：我現在肯定自己想成為天主教徒，我們必須遵守教會的教

導。我們不再使用避孕用品，我非常緊張因為我知道很多天主教徒也不太認識自然家庭計劃。數天後，Brian跟我說：『你說得對，讓我們研究一下。』這件事情對我的皈依有着決定性的影響，漸漸地我開始明白亦接受其他一切。」

Courtney現在懷有四個月身孕，她將所有時間奉獻給家庭和她那學習西班牙語的公司。在美國，每一個州都強制教師必須獲得相關文憑。「我不喜歡教導小朋友，而且經常搬遷令教學變成一個問題。但我喜歡幫助那些希望成為老師的成年人。我有撰寫學習英語和西班牙語的電子書和開辦相關課程及作指導。我能夠做到這些正是天主給我的禮物。」

天主的愛

兩年前搬到西班牙時，Courtney已經是一名天主教徒。有一天她在Rota的海軍基地跟一名美國神父辦告解。她告訴神父感到有點抑鬱，感受不到天

主對她的愛。神父告訴她：「這些只是感覺，不用擔心。如果你想認識更多天主的愛，我建議你最好參與每日的彌撒。」

所以Courtney開始參與每天的彌撒。「有一日彌撒後我遇到一名叫Paloma的女子，她邀請我到位於El Puerto de Santa Maria的主業團中心。我跟一名住在那裏的主業團獨身信友Juana談論信仰的問題和如何令自己在家裏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她的幫助令我感到欣喜，原來只要有愛透過微小的事情也能獲取聖潔的生活。我的新教背景令我十分在意家庭氣氛，所以我很喜歡主業團。」

「我開始定時祈禱，每天的彌撒幫助我感受到天主的愛。有一次我們到德州探望我的父母，我在想怎樣可以不用駕車去望彌撒。我突然清晰地感受到天主召喚我去主業團。我沒有辦法解釋得清楚，我只是單純地看得見。」

Brian不屬於主業團，但Courtney深信因着他的幫助才尋找到天主教的信仰和作為主業團可結婚信友的道路。她認為她亦幫助了Brian重新發現自己的信仰。

「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我的聖召，但他絕對支持我。他看到主業團幫助我跟主建立起更個人化的良好關係。我不時從協助我的書本上給他閱讀一篇文章或一起念玫瑰經。」

Courtney嘗試以她的好友Paloma作榜樣。「新教聖堂有一份強烈的團體感，所以當我看見有初來的信友，我也嘗試接近並介紹自己就像Paloma當初對待我一樣。因着這個緣故我認識了一位想成為天主教徒的年輕女子，我也成了她的代母。我亦有給小朋友上教理班，雖然不是我那杯茶，一星期一次也相當有趣。」

因為Brian的新職務，再過數天他們一家就會離開西班牙到北卡羅來納州。他們非常期待探索當地的自然步道和

在沿岸划艇。在所有他們居住過的地方，都遺下了不少朋友和一份感情。Courtney 體會最深，但她知道所有的離開成就了一支舞的每部份，而步伐的快慢是由領舞者設定的。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zht/article/cong-tiao-de-zhou-liang-bu-wu-mai-xiang-xin-yang/> (2026年2月10日)